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八

松陵朱鶴齡輯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註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莒邾滕薛始皆列于會

傳于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丘

註魯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石氏曰齊國

夏衞石曼姑圍戚不曰衞戚不與齊衞大夫助子圍父也

此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楚以中國之地予叛臣也此春秋微意之見于筆削者也

夏晉韓厥公作屈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公作合

註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

王樵曰晉既降彭城于是伐鄭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韓厥將偏師而東諸侯次于鄫以為之援楚兵不出則韓厥足以當鄭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撓楚此皆合于節制此木趙木詞之說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王樵曰楚救鄭而侵宋者攻其所必救侵宋即所以救鄭也胡氏謂傳書子辛而經不書似以壬夫子辛爲二人救鄭侵宋爲二事誤矣按子辛壬夫字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匹妙反來聘

註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註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

傳善之○戴氏溪曰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爲然蓋晉悼初立屈已交諸侯當次鄢之役晉侯衞侯實次于戚以爲之援故謀而聘魯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傳鄭伯侵宋楚令也註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林註襄公適母也 適母齊姜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反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註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高氏閌曰鄭伯之卒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從楚諸侯不會其葬也鄭雖有罪而三國伐其喪則非禮矣　張氏洽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善之則此伐喪其罪不待貶而見　黄氏震曰侵淺事也三國成師以出不以伐而以侵正避鄭之喪也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傳曰謀鄭故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註齊謚也謚法執心克莊曰齊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次子僑如之弟

註豹于此始自齊還爲卿　襄公新立通好于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　張氏洽曰虎牢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卽夷黨楚以爲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霸主爲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則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按虎牢名北制漢爲滎陽成臯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鄭南非能斷楚之來但鄭得之則恃險以抗晉今城其地而集諸侯之師

于此爲持久之計以困之卽知武子不與楚戰之意也　虎牢不係鄭諸傳不同杜氏以爲此年之不係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係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公穀說迂不可取胡傳從程子說謂罪鄭人之不能守此以下陽不書虢例云爾張氏之說本之陸淳較胡爲勝　黃氏震曰虎牢之城爲制鄭之長策此天下之功也諸家多責鄭不能守險而反爲晉取使鄭能守此險則是爲楚以戕中國矣爲此說者豈不知夷夏之辨耶　王樵曰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爲天下之大計而城之故不繫之鄭文自當然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爲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爲宋也故可曰宋彭城若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之豈可曰鄭虎牢也

況晉必以師取之而後城之則版築方興之日虎牢固非復鄭有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子重子辛畏公子申之偪己而殺之申以權勢見殺故從國討之文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高氏閌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敗後勢稍屈于中國畏中國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焉故先伐吳以張其勢○趙氏鵬飛曰楚子重伐吳以吳不與己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分于吳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

則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晉與吳楚遂成鼎足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犄其東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劬居反

註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林註長樗晉地　蕭氏轍曰晉侯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都而與公盟　李氏廉曰此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蓋魯亦敬向戌故出而與之盟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

于雞澤

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盟于雞澤註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林註雞澤衞地　高氏閌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日以間之　張氏洽曰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儕王官于諸侯與桓公首止葵邱異矣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于新城同盟之書　王樵曰是役也左氏云爲鄭服故且將會吳也夫吳與楚之宇下楚氣奪矣晉得吳不附楚晉氣張矣楚地廣人悍與中國襟帶相接故窺便乘利爲患最劇若吳則阻隔

江淮非中國引之豈能長驅于中原哉用吳牽制楚後實爲得算

惜乎晉悼以後中國不振遂至以患楚者而患吳耳

陳侯使袁僑如會

註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註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諸侯之大夫在雞澤之諸侯

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孫氏復曰諸侯既

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大夫張諸侯

始失政也至溴梁曰大夫盟而不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

李氏廉曰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袁僑

再書陳者公羊註所云喜得陳也與召陵再書盟喜服楚同義

趙氏鵬飛曰悼公霸諸侯在得陳與鄭陳鄭郎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亦遣袁僑如會至則鄭伯既與盟矣不盟袁僑則懷附之心不固復自與之盟則霸主之體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僑無杭君之卑于此見悼公之賢也論者祖穀梁之說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爲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以盟袁僑又何得爲專乎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不會雞澤

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傳報知武子之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註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註定謚也　許氏翰曰按傳季文子不欲葬以夫人之禮因匠慶言而卒夫人之襯此踰月而葬莖禮畧　王氏葆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

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或云此定姒當從公羊作弋

冬公如晉

傳公如晉聽政且請屬鄫

陳人圍頓

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高氏閌曰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　李氏廉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人之爭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歲而不息非虞己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乃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註發子產父　鄭僖公初即位使來通好　李氏廉曰魯鄭自渝平後未嘗通聘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覿鄫世子于晉以成屬鄫註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劉氏絢曰鄫世子曷爲與豹如晉鄫屬于魯爲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曷爲附庸于魯鄫不勝莒患求爲附庸以自定也 此用公羊之說 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如晉交譏之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稻

傳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使魯衞先會吳且告會期註魯衞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美資曰今鳳陽府盱眙縣地本屬吳　張氏洽曰晉悼初立吳有志親中國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衞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爲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註書名罪其貪

王氏樵曰王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爲文者陳之叛楚罪在子辛楚子不能明懲貪之律治之于先至陳叛從晉然後歸罪于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傳會吳且命戍陳也註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許氏翰曰晉楚爭衡其權在吳故急吳如此按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于列

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趙氏鵬飛曰鍾離殊會晉率諸侯往會吳也戚不殊會吳晉兩欲而成此會也陳鄭屬晉楚憤而殺壬夫將有疆埸之事此晉所以願求于吳也吳既與晉楚嬰齊嘗帥師伐吳此吳所以願交于晉也吳晉同欲故十二國之君從之　吳進而稱人者書其聽命也胡傳謂吳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恐經無此意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註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

戍　公羊傳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程子曰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于助陳而拒楚與之可也　陳氏傅良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惟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悼公之戍陳救陳得安夏攘夷之義惜范宣子以爲救陳非我事人心不協而不克戍遂至于失陳也　李氏廉曰范宣子憂晉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不能保江黄同意然晉之戍陳救陳與齊之坐視不救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氏閌曰自文子卒其子宿嗣遂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

專猶爲忠愼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呂氏祖謙曰杞入春秋至此始名邾滕杞國君之卒或名或不名

國微不備禮也

夏宋華弱來奔

傳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

平公見而逐之夏華弱來奔註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傳鄫恃賂也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劉氏敞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魯已絕鄫無賦于魯矣尙何恃賂取滅之有乎左氏之說非也　公羊傳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出謂鄫之甥莒之子也　穀梁傳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　趙氏匡曰此蓋因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以爲若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按莒今滅鄫以爲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滅鄫

乎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甥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加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異姓為後乎　戴氏溪曰鄫請屬于魯則鄫之勢迫矣莒既滅鄫季孫宿如晉見魯之不能救鄫也何疑于莒滅鄫之事乎　湛若水曰五年九月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則魯又不屬鄫矣故至是莒人取之昭四年九月書取鄫左氏謂莒亂著邱公立不撫鄫鄫叛而來則是年滅鄫以為邑乃其實事

冬叔孫豹如邾

註平四年狐駘戰 按四年傳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之敗于狐駘

季孫宿如晉

傳晉人以鄫故來討季武子如晉聽命 註行父之子 趙氏匡曰按前年會于戚鄫人已與會明不屬魯矣今何得以鄫亡來討

王樵曰滅鄫者莒也晉不責莒而以責魯何耶滅鄫之說三傳互異皆無的據是時襄公幼弱政在季孫宿之如晉假使命以植私交耳 此本趙木訥之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黃氏震曰齊圖萊久矣至是遂滅之萊姜姓子爵例稱滅同姓書名今齊滅萊不名則例說不得通矣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久事吳悼公旣以諸侯會吳于戚于是郯子始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疏卜其牲曰牛卜日曰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秘

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季本曰費今沂州費縣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于邾莒在季氏爲要地故宿初嗣位而郎城之私家之强實由于此書之以爲堅冰之戒

秋季孫宿如衛

傳報子叔之聘聘在元年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辭繼報非貳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于軌反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註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鄭伯髡頑公穀作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反公穀作操

傳鄭伯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侍者諫殺之子駟使賊夜弒公

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註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鄬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于會上　公羊云鄬鄭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志也穀梁云不言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康侯張元德皆從公穀獨趙伯循謂髡頑本非弒以明年夏書葬鄭僖公也此說廬陵李氏取之　邵寶曰鄭伯之弒得之傳聞也傳聞之言不可加之策書故赴卒亦卒也趙盾許止不弒而弒止也自責盾也受惡異乎傳聞者矣　據傳文子駟之弒僖公志在從楚也王方麓云大夫欲與楚君不從而

弑之此亦不近情理時晉悼方明何以不討乎

王氏樵曰觀九年子駟與晉爭盟辭不少屈而晉人不以弑逆爲討其無此事亦可見矣蓋子駟爲政多殺群公子疾之者衆因僖公卒于外而誣之黎氏曰若君實被弑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弑豈有以實告者乎且實弑而書卒是春秋反爲亂賊乎按趙木訥黃東發皆

同此說

陳侯逃歸

註畏楚逃晉而歸　胡傳爲陳侯討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是時晉君方明六卿和睦必能致力于陳矣奈何不顧而爲匹夫之事乎故書逃歸以罪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湛若水曰公羊云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按當時鄭以病卒赴未嘗以賊也故春秋因其赴而書之若以賊弑赴則春秋當直書爲天下後世戒何必爲中國諱哉若云賊未討不葬乃彼國事也何與于魯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梁作濕

註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　蔡楚之與國也鄭人恃晉侵蔡而獲其公子能無致楚討乎晉楚爭鄭始于此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邱

傳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諸侯之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註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任氏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邱遷襄國又遷夷儀按一統志平皋城在懷慶府城東時邢已滅于衛則邢邱乃衛地　張氏洽曰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人諸國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于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　邵氏寶曰不敵而稱會晉侯之志也鄭伯在會何以不敵鄭伯來以獻捷不以聽朝聘之數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傳以疆鄫田　高氏閌曰鄫在魯東其田接于魯疆界不明故伐

魯以正之鄫遂屬于莒矣　許氏翰曰莒恃遠滅鄫伐魯以好齊

盟而霸討不及晉之方患秦楚也　黄氏震曰觀此則莒人以兵

滅鄫甚明魯既無鄫世有莒患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討侵蔡也鄭及楚平　汪氏克寬曰自襄元年楚侵宋伐陳圍

陳伐鄭皆書大夫之氏名書帥師而無貶辭者豈與其憑中國哉

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自見者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公作火

夏季孫宿如晉

報范宣子聘聘在八年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註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公作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許宜反

傳諸侯伐鄭師于氾鄭人恐乃行成盟于戲鄭服也 注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鄭地○汪氏克寬曰齊桓之時在于服楚晉文之時在于勝楚晉悼之時在于傚楚蓋召陵以前楚連歲加兵于鄭及次陘之役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伯主不能恤敗徐而大夫不能救執盟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偪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氣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凌駕諸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以蠻夷之大夫主盟中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厲公敗之于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于

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荊之

績則楚氛盛强未肯服義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

以逞克未可知于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于奔命而莫

能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于

斯爲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

以著其美焉然悼公四駕伐鄭惟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

得志于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是也亦猶會鄬

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

悼公九合諸侯會戚一會城棣救陳二會鄬三會邢丘四會戚五柤

六戍虎牢七亳城北八蕭魚九晉語以爲七合蓋不數救陳與戍

鄭也

按盟後隨書楚子伐鄭則鄭之服可知矣啖氏以爲鄭不與盟非

是

楚子伐鄭

傳既盟而楚伐鄭鄭又及楚平　汪氏克寬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之與楚可知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莊加反

註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張氏洽曰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姜寶曰柤偪陽國

地在今沛縣界蓋吳晉往來處　趙氏鵬飛曰晉欲得鄭必先制楚制楚必先結吳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亦故蕭魚之後楚專事吳不復爭鄭矣　汪氏克寬曰偪陽乃吳入中國之要衝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穀作傅陽

傳晉取偪陽以與向戌戌辭乃歸宋公註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　許氏翰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霸討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閌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鄭背中國即楚又與楚同伐中國罪不勝誅矣　陳氏傅良曰凡專將言帥師茍二國會則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爲帥也

晉師伐秦

註荀罃不書不親兵也　王貫道曰楚取彭城欲以梗晉滅偪陽則楚不得而問彭城矣楚與秦結好去年秋秦乞楚兵侵晉今伐秦所以斷楚之援此皆悼公制楚之規模也　是時秦人南交于楚秦景公之妹爲楚共夫人悼公懼其爲楚出師故先伐之然晉知通吳以㪥楚而不知善秦以孤楚未爲計之得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間諸侯有討鄭之事故再來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註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呂氏大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令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强弱事勢爲先後也　汪氏克寛曰晉悼之進齊光周班紊矣况莒邾以子爵常在薛伯杞伯之上班爵之等多非舊制據事直書譏自見矣　季本曰此以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自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于宋而後動亦應敵之兵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騑公穀作斐公子發公孫輒

傳子駟公子騑侵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田故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之黨以作亂尉止等殺三大夫于西宮之朝註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林註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張氏洽曰程子云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揜鄭

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爲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戍鄭虎牢

註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　陳氏傅良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邱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鄟鄟繫之杞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王樵曰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甚旣欲駐師扼險以偪之兼欲拒楚人之來爲鄭屏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示懷鄭故春秋原其志而書之城而不戍猶不城

也楚來爭鄭徐合諸侯而救之無及于鄭而徒勦民猶不救也此戍虎牢之意也戍則宿兵峙糧據險以守鄭服則爲之拒楚鄭貳則扼其要而制之實孟獻子之善謀也胡氏謂不繫鄭者責在鄭繫鄭者責諸侯不以義服書救者許楚皆非經意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傅良曰楚數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爲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趙汸曰當楚得諸侯楚救不書不與其救也不與其救者嫌以諸侯與楚也至必不能救而後書所以抑强夷尊

中國不可與霸者救中國例論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註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子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胡傳備矣胡氏寧曰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又魯頌云公徒三萬蓋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時三軍皆屬于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于公車至是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于叔孫穆子欲新作三軍申明約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于是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謂之作者特變其法制爾非往時

無三軍也先儒爲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

汪氏克寬曰孔氏謂僖公時魯本三軍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爲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是時世卿强盛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家軍數廢缺及是三家分公室又壞巳之車乘以新作三軍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爲巳私耳　趙汸曰其時季氏專國非有意于復舊也但借改作之名而分公室之民爲私家有分兵既定則復舍中軍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鄭子展謀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欲疲楚而後固與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傳諸侯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註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穀作京城北

註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乞旅于秦將以伐鄭討其從晉鄭伯逆之因與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

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註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陳氏傅良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四年　蘇氏轍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內晉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交鋒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是過也　戴氏溪曰蕭魚之會晉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推至誠以待人自此鄭不背晉是舉也可爲春秋盛德事比于召陵有光焉

公至自會

註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背）

傳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告服于晉楚人執之註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石㚟爲介故不書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王樵曰按稱行人而執者如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人使告服于晉也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責其伐曹也此並爲使事見執故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如宋

人執鄭祭仲脅令立厲公也齊人執陳轅濤塗以誤軍道也晉人執季孫行父僑如譖之也有罪無罪並各以事不可概之于行人之例故並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也惟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不可以公羊此例通之　楚無以制鄭而姑執其行人以洩憤也

冬秦人伐晉

家氏鉉翁曰晉爲秦所敗春秋畧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鄆圍台　劾才反　穀作邰

註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註鄆莒邑　穀梁傳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常城鄆矣後爲莒所取今復欲取之故因救

台而遂入鄆　黃氏震曰莒自滅鄫後五歲三伐魯今又圍魯邑

季孫不能無報然季之專魯久矣穀梁謂不受命而入鄆夫入鄆

固不受命救台果受命者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註謝前年伐鄭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以報晉之取鄭也　高氏閌曰秦人與焉而經削之者楚人卒

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音詩公作詩

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註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許氏翰曰晉悼公始息民故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

無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高氏閌曰防臧氏邑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　趙氏鵬飛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　季本曰防在齊南而近于莒時已爲臧孫氏邑去年春莒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吳敗于楚告于晉向之會爲吳謀楚也註叔老聲伯子也魯使

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見下伐秦傳　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許氏翰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高氏閌曰大夫會吳義與相同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病楚亦相激而然爾　任氏公輔曰晉侯始汲汲會吳以謀楚也鄭國既服楚郤亦解故諸侯不會但使大夫臨之自是以後歷襄昭之世不復與吳會然則會吳亦豈晉所欲哉　愚按左氏以此會爲爲吳謀楚而又曰數吳之不德吳伐楚喪以退吳人經列莒人于會而傳則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故吳臨川

疑左氏非實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晉七十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此役

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櫟役在十一年註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趙汸曰伐秦之役晉衛鄭大夫皆從其恒稱而齊宋大夫稱人者傳以爲齊宋不進師也自令狐以來晉與秦交兵大夫將皆稱人而荀偃獨從其恒稱者悼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庶幾能張中國之勢討秦人黨楚之罪而齊宋大夫不進師則霸令外不行于列國矣荀偃欲進而欒黶先歸則霸令內不行于臣子

矣故荀偃得從其恒稱議不在偃也諸侯大夫知有霸之無益于己而不知無霸之禍又有甚焉故倚慢不攝如此議不徒在晉也

自晉襄之卒而楚君將稱君伯業之偏安也自悼公之卒而大夫將從其恒稱苟無中國之志則不足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傳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不召而射鴻于囿二人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人怒謀作亂公如鄄遂奔齊註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見二十年傳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汪氏克寛曰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國如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衎奔齊不

名者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剽之篡又非可以黔牟例論故

衎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全別若必依前例便失之

正此類也　王樵曰胡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筆

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爲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非臣子

所施于君父故但言出奔而已書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强皆可

推其上下比事而見之專歸罪其君者害道之言也

莒人侵我東鄙

註報入鄆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謂楚不得志于中國吳實爲

之梗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偃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會于戚

謀定衛也 註定立剽 戚孫文子邑 陳氏傅良曰於是衛孫林父

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

也悼公之德衰矣 張氏洽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

足見晉爲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以著晉大夫黨惡之罪

按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爲孫林父謀而成其亂高氏曰列國書

卿明皆林父之傳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註報二年

豹之聘壽十一年亳之盟　鄭氏曰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註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愚按周制上大夫卽卿而左正義以官師爲中士下士是時王室雖卑公卿必具官無使微者逆后之理何以知劉夏之必非卿又何以知夏之必爲名而非字耶劉夏旣以過我書單靖公何獨不過我耶

趙伯循云若有單靖公經不應不書疑傳文有誤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傳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註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也

高氏閌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侯不至齊固有憾于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歟　崔氏曰公救成比至遇齊侯或已解圍而去故不進杜氏謂公畏齊不敢至成似不然若畏齊當書次不書至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註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　高氏閌曰成乃孟孫之邑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與此役郛者外城也○葉氏夢得曰書此著三家之自爲政也城費則叔仲昭伯爲之以

媢季氏城成則季孫叔孫爲之以私孟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與莒黨于齊故來伐　許氏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是無他故民分于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廉曰悼公立十六年起四公之衰復文襄之烈遂能服鄭而駕楚可謂盛矣然能得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棄陳之非不討衛孫甯逐君之惡尤失之不然悼公之霸

過桓文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古闃反梁

註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蘇氏轍曰此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

王樵曰晉悼公將爲會討莒邾未果而卒平公初立成父之志兼慮諸侯有異心故爲是會以嗣霸也然踰月而葬改服而烝其不懷親也甚矣方在喪稱子之日而合諸侯接會享使諸侯大夫歌詩必類越禮若此不待大夫專盟而後可罪也

戊寅大夫盟

註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可知　陳氏傅良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王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則有所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則有所言大夫而不序　汪氏克寬曰經于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　王氏應麟曰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盟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註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于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黃氏震曰晉平公初立即會諸侯爲魯執邾莒之君自謂能承父志矣然邾莒者齊之與也執其所與又不歸之京師所以高厚有貳心歌詩不類而逃歸而魯自此屢受齊之圍伐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傳許男請遷于晉欲叛楚許大夫不可晉歸諸侯而以諸侯之師伐許鄭子蟜相鄭伯以從註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以荀偃在下　陳氏傳良曰鄭非主兵也則易爲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主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高氏閌曰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王樵曰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爲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明例左氏乃別生義爲夷故也蓋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示叔老可以會

鄭伯故荀偃在下殊爲曲說無理　趙氏鵬飛曰許爲鄭虐遷莫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復聽鄭伐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遂伐鄭此舉于中國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穀作成按成在魯北境當從公穀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註以齊再伐魯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公穀作瞷

宋人伐陳

高氏閌曰邾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盟會傳不言與宋

致釁之由得非亦以晉命乎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衛孫蒯（林父子）田于曹之重丘重丘人閉門而詬之石買及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註買石稷子　王氏葆曰孫蒯犯上之臣越境而田以遭曹人之辱豈非自取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註卞縣東南有桃虛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陳氏傳良曰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

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傳宋華閱卒其弟臣弱閱之子皐比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欲逐之以向戌言舍之國人逐瘈狗入其室臣懼而奔陳趙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趙汸曰經書華臣出奔在秋傳記在冬且詳其日月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赴爲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爾杜氏謂經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亦非　高氏閌曰華臣賊殺華吳而亂宋政不

有國討失刑矣君子違不適仇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悼新立修怨于我叛晉而與齊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註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

註石買伐曹宜卽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劉氏敞曰石買以君命聘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爲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爲惡也假晉欲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罪而諸侯服矣今舍大而治小又不歸于京師豈

得爲伯討乎

秋齊師穀作齊侯伐我北鄙

註不書齊侯齊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師夜遁入平陰傅齊城焚其四郭東侵及濰南及沂註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許氏翰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于天下也此出聖人之特筆　陳氏傅良曰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于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註禮當與許男同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而專政將叛晉陰召楚師楚公子午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註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張氏洽曰後漢志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　孫氏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汪氏克寬曰祝柯之盟書諸侯子諸侯同心圍齊也重邱之盟亦書諸侯而特書同著其同心爲惡也

晉人執邾子

傳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好虢反水

註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疏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爲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　張氏洽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與于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强奪之明矣　汪氏克寬曰哀二年取漷東田則又不止自漷水矣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并覆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註晉欒魴不書兵并林父不别告也　王樵曰前討齊未得志故荀偃卒而視不可含欒盈有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之語則此衛之師乃晉命也夫衛侯播越在齊晉不能正而又使其賊臣主兵以臨之其何以服齊哉

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註詳録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傳齊靈公廢世子光而立公子牙使高厚傅之公疾病崔杼逆光立之執牙而殺高厚　張氏洽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高氏閌曰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行義于齊齊侯新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按崔杼之殺高厚其名頗正自是杼與慶氏專權而射股之難兆于此矣　趙氏匡曰據傳齊高厚楚郤宛等死並是兩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為文蓋殺之者皆承君命故經以累上之辭書之傳則雜史之記意在專歸

于殺者故不録其君命耳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喜公作

傳鄭公子嘉爲政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盜殺三大夫時與嘉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在前年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嘉而分其室　胡傳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嘉信有罪矣然子展子西不能肆諸市朝與衆共棄乃利其室而分之非天討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鄆

傳懼齊也　齊伐北莒伐東邾伐南故今備西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穆叔會范宣子于柯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　鄭樵曰柯衛地後屬晉　按一統志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與莊十三年盟柯之柯異

城武城

註泰山南武城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傳督揚之盟故也督揚即祝柯　註向莒邑　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釋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　高氏閌曰莒魯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市然反）淵

傳齊成故也註齊與晉平澶淵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士匄聞喪而還晉有禮矣齊莊初立亦欲求成以自定故爲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氏翰曰祝柯之會旣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亦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焉　汪琬曰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曰代父爲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新安汪氏曰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于速歟余以爲非也禮有之君旣葬王政入于

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于禮之變歟是故經無貶辭而曾子稱其孝孰謂莊子不三年喪者不然其能逃于聖若賢之責乎　愚按金革之事無避蓋謂國有侵伐之兵不得已而應敵如伯禽之征淮夷徐戎也若伐邾之役直報怨耳豈不得已者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傳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果而卒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　高氏閌曰燮欲弃楚而之晉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

爭也而殺之此何罪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蔡公子履出奔楚

註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公穀作光後同出奔楚

傳陳慶虎慶寅專政誣公子黃與蔡司馬燮同謀同欲之晉黃呼于國而奔楚註稱弟明無罪也　履與黃皆奔楚自理也特書弟者罪陳侯信二慶之譏不能安其弟　李氏廉曰杜釋例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于陳黃秦鍼衛鱄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于鄭段然于通例不甚合左氏以爲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書履之奔楚所以誅蔡人之罪書黃之

奔楚所以誅二慶之罪　黃氏震曰澶淵之會獨陳蔡不與必諸

大夫志在從楚故也

叔老如齊

註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傳報向戌之聘也戌聘在十五年　李氏廉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

以解怨聘宋以求援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註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註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任氏公輔曰兗州鄒縣卽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邱亭　陸氏淳曰以地來卽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諱受叛臣也　穀梁傳漆閭邱不言及小大敵也劉氏絢曰漆一邑也閭邱一邑也易爲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皆私邑　私邑者所受于君食之者也公邑非食之者也　王樵曰自受庶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然皆非公意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邱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來爲盜藪者皆季氏也故康子患

盜而夫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欒盈之母欒祁與其老州賓通祁懼討恐盈治州賓罪愬其父范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信之使城著而逐之盈遂奔楚註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劉氏絢曰不日范匄逐欒盈而以盈之自出爲文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罪難知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高氏閌曰盈爲范匄所逐復有作亂之志故恃奔于楚焉以楚强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氏翰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此八年之間日食者七焉禍變重矣　家氏鉉翁曰日食之變起于交自漢以來歷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千有餘年未有見者蓋天度有時而變其常所以爲異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音壬

傳錮欒氏也　註商任地闕　許氏翰曰欒盈之出非其罪也徒以

權臣私相忌惡平公受其激怒勸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與禍亂此皆以私害公足爲古今之至戒也　王樵曰欒盈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合諸侯而錮之何謂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國使皆勿容之以杜其還爾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註子叔齊子 叔肸之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傳復錮欒氏也　姜寶曰自蕭魚以來楚猶不競欒盈至楚恐其不受而將適齊故復爲此會以錮之齊莊陽與晉會而陰即納之以抗盟主故明年伐衛而遂伐晉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楚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遂殺追舒于朝轘觀起于四境　愚按追舒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楚子殺之豈爲過乎故知傳以國殺者爲罪累上此例亦不盡然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註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故魯始會其葬而書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役人殺之註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

義例 高氏閌曰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王樵

曰二慶專國叛君其罪大矣不正其誅而稱國以殺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公子黃之理得申陳侯始因楚之力以討叛而二賊以城築之虐自見殺于役人之手故不得以討賊之辭言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楚納公子黃訟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

家氏鉉翁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自殺之自復之者不與楚以專制中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傳齊因媵晉嫁女私納欒盈于曲沃邑盈着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

子以晝入絳兵敗奔曲沃晉人圍之註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兵敗

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蘇氏轍

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盈非以兵也譬如

盜賊私納之耳　胡傳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旣絕而復入也盈私

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

于錮之太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豈

不信哉　王樵曰曲沃卽晉復書入于曲沃者曲沃人願爲盈死

而盈據之其入于絳也曲沃有奉焉其退而奔也曲沃有受焉書

曰入深惡之也曲沃桓叔所封嘗以傾晉而其民爲之隱曰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今復感欒氏私恩語欒孺子則泣當是時强家

得衆皆以厚施于民使知有私家而不知有公室春秋書之爲後
世戒亦深切著明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林注間晉有欒盈之
難　陳氏傅良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
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高
氏閌曰此齊莊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亂而助之
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所以數
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于是遂伐晉齊莊
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于此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于用反

註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蘇氏轍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雍榆不及于事故以次終之也　陳氏傅良曰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為不足書也　汪氏克寬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難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悉帥敝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

齊之左犄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豹非無功于晉也然經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日次于雍榆盡豹勝皆畏齊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己卯仲孫速卒

註孟莊子也　汪氏克寛曰魯自仲遂殺嫡立庶公室始失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于是家臣效尤孟孫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始微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嗣公鉏長而愛少子紇臧孫紇爲之立紇及孟孫

卒公鉏亦立其少子羯孟氏爲公鉏讐臧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爲
亂紇斬關出奔邾註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
罪之　家氏鉉翁曰季孫宿自亂巳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敵
罪臧紇而逐之紇之以媚道自結于季孫自貽伊戚固有罪矣宿
之恣睢不度亦甚矣哉

晉人殺欒盈

陳氏傅良曰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
也欒盈亡大夫爾曷爲謂之非常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以錮欒
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公以走固宫而盈以曲沃
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焉克之而巳書殺欒盈猶州吁無知

是非常之辭也　李氏廉曰稱人以殺而盈不書大夫與鄭良霄

例同討亂之辭也左氏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非

齊侯襲莒

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陳氏

傅良曰春秋書襲此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註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孝伯侵齊爲晉報伐　高氏閌曰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帥師亦無

復三年之喪也

夏楚子伐吳

趙氏鵬飛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其不交者已十年而楚至是凡三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高氏閌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陳無宇如楚而遂伐莒見利則乘無信甚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

傳夷儀之會將以伐齊水不克註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夷儀本邢地衞滅邢爲衞邑　高氏閌曰晉帥十二國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心不一也水不克特爲之辭爾　許氏翰曰書會不書伐著晉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葢進則畏齊之强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耳伐既不果救鄭又不及事晉霸之衰亦可知矣春秋不書救鄭以爲不成救也

趙氏鵬飛曰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而徒虐諸侯以伐齊且勝齊孰愈于勝楚哉夷儀之會無損于齊徒爲鄭招寇爾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楚子伐鄭以救齊次于棘澤鄭地註以齊陳無宇乞師故也 戴氏溪曰楚未嘗一日忘鄭特覬中國之釁耳會于夷儀欲伐齊不克楚遂伐鄭以牽制中國

公至自會

陳鍼其廉反宜咎出奔楚

傳陳復討慶氏之黨宜咎奔楚註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後在楚爲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傳如周聘且賀城郟齊人叛晉求媚天子故爲王城郟 許氏翰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之行以罕書也自是不復

如周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報孝伯之師年在前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傳崔杼見棠姜美而娶之莊公通焉杼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乃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杼使侍人賈舉等弒之○□□□曰無道之君稱國以弒春秋例也齊莊陵盟主暴小國又宣淫臣室不君甚矣然不稱國以弒者蓋崔杼素有不軌之心以姜氏昭其

君陷之淫而弒之因以說于晉其謀甚隱其機甚深故必以崔杼主名而他人不得與也賈舉等十人此非侍人賈舉皆勇士死君難不書以其不足書也　孫氏復曰齊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殺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齊國之亂易以宗諸侯哉故先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陳氏傅良曰宋萬魯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佚賊也齊滅崔氏之宗何以亦不書殺蓋崔杼弒君猶偃然在位而以家禍亡其宗非國討也是故鄭人斵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謂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

傳會于夷儀將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請成晉侯納賂而還　高氏閌曰晉會諸侯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合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王樵曰齊罪當討而莊公既弑則罪不在其民晉之所當問者不在朝歌之役而在莊公不以道終之故矣告于諸侯而政治焉誅其賊立其君則大義明而天下服矣苟大國見討臣子殺其君以說而可聽是獎亂賊也况其說者又非實乎不知其欺而受其說是許臣子弑其君以與大國爲市也知其欺受其說而又納其賂是必乎成惡而與亂賊同情也故上書崔杼弑君

下書會夷儀而不書伐以深著晉與諸侯之罪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子展子産伐陳遂入之 註子産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 高氏問曰春秋夷儀之會楚與齊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産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詞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直龍反）丘

傳齊成故也 註夷儀之諸侯也稱同盟者齊亦與盟重丘齊地

張氏洽曰曹州乘氏縣有乎邱故城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

以約束諸侯何獨于此盟罪之之深如胡氏所言乎二幽之盟會諸侯以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邱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于盟也天下之惡孰大于是然則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按一統志重邱在東昌府城東南跨茌平縣界時齊已行成故即盟于齊地張氏謂重邱在曹州乘氏縣誤矣乘氏縣是魯地且乘氏縣乃春秋之乘邱非重邱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註晉懸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

例　呂氏本中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衞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衞侯衎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衎雖失道非臣所當逐剽何以得立故衎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故名曰突奪正而立義不可以有國也　趙汸曰國君出奔有廢立則名辨二君也故鄭突衞衎出奔皆名其自外入邑亦同而衞侯入夷儀獨不名者傳言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衞侯將使衞與之夷儀則與鄭伯殺檀伯而逐居櫟者異矣夫衞之所以有二君者晉爲之也剽列于盟主之會屢矣晉侯又逆衎而與之夷儀此剽之所以弑也故衞侯入于夷儀獨不名以别于鄭伯譏不在衞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舒鳩叛楚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楚滅舒鳩

自是羣舒皆盡于楚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註前雖入陳服之而已今更伐以結成

季本曰去年楚子帥蔡陳許三國伐鄭陳尤爲楚致力左氏謂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此可見也于時子產方强政治以爲鄙我亦亡故以報陳爲事一歲而再加兵焉雖兵出于忿亦謀國自强之術　王樵曰晉爲盟主得陳不能保復棄之于楚而使鄭修其私怨春秋一歲再書鄭入陳伐陳而晉霸之不競見于此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在二十四年門于巢巢牛臣隱于短牆而射之卒　陳氏傅良曰諸樊始通上國而卒喪身于匹夫由自輕取之也故書之以爲戒　邵寶曰諸侯不生名此取卒之名加諸伐楚之上書法之變也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亦然

王樵曰巢吳楚間小國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于楚矣吳伐楚至巢而攻之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左氏所載是也左氏凡云門焉皆謂攻其城門此經門于巢亦然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日門于巢何休又謂過巢不假塗皆無稽曲說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弑其君剽

傳衞孫良夫甯殖逐獻公立剽甯殖悔之將卒屬其子喜復獻公

喜許諾至是公自夷儀與甯喜言喜攻孫氏克之遂弑剽○胡傳衛侯衎出入皆以爵書于義未絶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亦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于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弑君之罪　孫琮曰春秋書衛甯喜弑其君剽是成其爲君也剽旣成其爲君則書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不宜復也不宜復則喜于父之遺命何曰殖雖有命不可從也其不可從柰何盍思曰舊君而復此儼然新君者將何以處之必有以處新君而後可以復舊君不然則父逐一君于前而子弑一君于後也且喜之復君成父之命而

蓋父之愆也然必弒君以復君是父欲蓋逐君之愆而又蹈弒君之罪子欲蓋父逐君之愆而反成父弒君之罪也且逐君之罪又終不可蓋故曰殖雖有命不宜從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註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陳氏傳良曰書叛始于此凡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高氏閌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其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于已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逆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戍之不書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　王樵曰林父逐君立君本爲首惡今也衎入已出又挾君之邑以市于大國罪不在弑剽者之下春秋書叛以深誅之也左氏乃止以事祿周旋爲罪杜氏又謂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皆昧于大義之言使林父不專邑自隨遂無罪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傳書曰復歸國納之也註衎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汪氏克寬曰書歸易辭也喜弑剽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其

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國也 柳揚子犇春秋之義精矣

趙汸曰剽列于諸侯之會者七則其弑史固以君書與鄭子儀異矣辛卯至甲午間二日而一弑一歸安得不詳著其日乎 張氏洽曰春秋名衎與衞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寗喜以納君而見殺方之成公衎爲甚矣 黄氏震曰衞侯歸而書名者剽弑衎歸衞有二君書名以别爾恐無他義

夏晉使使荀吳來聘

傳召公也註吳荀偃子召公爲澶淵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市延反 淵）

傳以討衞疆戚田取衞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晉人執衞侯囚之于

士弱氏齊侯鄭伯如晉爲衛侯請乃歸之林註澶淵近戚地 啖氏助曰左氏云趙武不書尊公也若然良霄何以不尊公乎 左氏以趙武書人貶其會公侯義例頗淺按澶淵之會爲臣討君武之罪也故罪書晉人鄭伯爲衛侯如晉知其不助孫氏矣故良霄無貶而先宋人此胡氏之說張元德趙子常皆從之 家氏鉉翁曰林父據邑叛君晉不能討而立其叛臣又披公邑以益之謂之疆戚田使衛戚如二國然又爲之執其君乎固甚愚亦何利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其私羽翼私門弱公室以爲己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才禾反 穀作座

傳宋寺人伊戾事太子痤無寵誣痤與楚盟將爲亂左師向戍曰日固聞之公囚痤乃縊而死註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家氏鉉翁曰傳稱痤美而很佐惡而婉婉者巧于自結很者疎于內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疎以至于死隋煬之傾勇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也獨孤后惡其子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察奸內外交鬬而爲讒故也　愚謂宋公殺世子痤向戍之罪也何罪乎向戍曰譖之者伊戾而成之者則向戍也戍大臣也誣證伊戾之譖以致太子之囚一罪也故遲佐之往以致太子之縊二罪也杜元凱云元公闇向戍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此衷論也胡文定專罪宋元而不及向戍何耶　此本黃東發之說

晉人執衛甯喜

按傳文討其攻戚而殺晉戍也喜固有罪然以林父之愬而執之則非伯討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欲報十六年鄭伯覲伐許 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汪氏克寬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是時晉平怠大夫恣霸業怠矣楚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此舉也鄭雖未服于楚明年晉楚爲成則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許

獨不與者靈公卒于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註景公卽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後同）

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楚令尹子木于是合晉楚于宋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注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

故在石惡下疏諸侯大夫七月始會于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叔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柤而經書在春註云書始行　陳氏傅良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見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又曰魯衛曹宋晉之從也蔡陳鄭許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盛故宋之會中國之衰而晉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傳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爲公殺之註甯喜弒剽立衎衎今

雖不以弒剽致討于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孫氏覺曰喜弒剽而立衎衎反國復用之旣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克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皆曰殺其大夫也　王樵曰使衎之歸爲國人所納則舉無不順首誅孫氏次問甯喜可也今乃舍孫氏之在戚而患喜之專昧輕重之所在矣畔政由之約忘納我之惠所不足道也或曰孫氏挾晉以抗君獻公固無如之何非不欲討也曰使衎出非得罪于民國人思之國人納之出入不制于强臣則命討亦不制于大國矣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甯喜爲公弒剽公討之可也

今則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由是以得歸也甯喜專公患之由是以行殺也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公亦自知其不直也故春秋書法如此　愚按杜氏旣以諸侯復國之名與不名爲無義例矣而又以大夫之見殺書名皆是罪之何也書名自是史法非專以爲罪也追討之說尤不可信

衞侯之弟鱄音專穀作專出奔晉

傳甯喜之謀復獻公也公弟子鮮以公命與喜言而復之公殺喜故子鮮出奔終身不仕　註衞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旣負其前信且不能反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穀梁傳專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絢

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王樵曰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于殺大夫甯喜之下見鱄爲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于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奈何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旣立矣復言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置剽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感動之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因政由甯氏之一言也況子鮮重于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爲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子鮮之初決于一出以感悟獻公其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

亦念衞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

甯氏之後則亦無負于喜矣乃决于自絶止使者而盟于河終身

不向衞國而坐不已甚乎魯宣公弑立公弟叔肸非之而不忍發

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知肸之不去爲是則鱄之去未合于春秋

矣穀梁之言非衷論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註夏會之大夫也書先晉蓋孔子追正之　陳氏傅良曰于是晉

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

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鄟陵則齊

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

趙武之偷也　李氏廉曰楚之爭霸常始于宋而楚之分霸亦成于宋春秋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王樵曰豹不氏一事再見也大夫盟前目後凡爾何多說也左氏乃以豹違命不書其族大可笑也視邾滕季氏之令也而曰違命是春秋成季氏之君魯矣又曰自鄢陵之後鄭叛吳興楚少懦矣而悼公旣沒晉亦不能服諸侯是時兩國皆厭兵故向戌得迎合其意而爲此盟也以弭兵爲名人誰不樂從向戌此舉亦未爲不善雖然弭兵可也晉楚之從交相見則不可也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盡失故楚人此請其關係甚大使趙武能應之曰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也謂同方岳之邦也越千里而相朝非天子誰敢當之雖先君文公及齊

桓公皆未有也二三友邦咸有封疆之守社稷之事使廢其常守

閼其時事做于道路或敵他虞以爲君憂亦君之所恤也君閔諸

侯之道做而苦于兵革欲安靖之固大惠也終君之惠莫若晉楚

之從各卽其守做邑獲繼先君之好以事君二三大夫固將朝夕

于君庭也其又奚必于諸侯以是拒之楚必無辭而退惜乎趙武

不能乃曰晉楚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而楚

楚子遂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斯言出而中國之大勢盡去齊

桓晉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業盡舉而棄之趙武爲之也 愚按

方麓此論甚有理但當時諸侯其旅見于晉久矣今不許楚楚其

能終已乎況楚氛甚惡又欲駕晉而上之乎黃池之會吳晉爭歃

趙鞅責以介圭之命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吳無辭以對也為趙武者當曰周室雖衰猶守府也我先君文公躬率諸侯以朝王遂為盟主固有令典矣楚若能貶其王號諸侯之旅見者率之以朝于京師敢不許諾如此或可以塞子木之請乎　汪氏克寬曰是時晉楚皆怠于出師故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為所執矣況魯帥師取鄆晉帥師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國既讀舊書未幾滅國大合諸侯代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註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

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啖氏助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言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　劉氏敞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註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討甯氏之黨惡出奔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 居謁反 如晉 羯仲孫速之次子

註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

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

國遷朝焉舍爲盧蒲嫳所殺封伐之弗克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

註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

爲卿　季本曰是時崔杼巳死何以不書自縊也其子明來奔何

以不書未爲大夫也慶封本崔杼之黨崔氏亡慶宗無所恃矣然

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間慶慶封荒淫耆酒剛愎寡

謀爲盧蒲嫳所愚而不知行自及也嫳者盧蒲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不忘報讐者也嫳寵于慶因其家亂以慶攻崔而崔氏亡矣癸旣事慶因嫳報讐慶氏亦繼崔而亡矣夫癸本莊公私暱小人特假君讐爲名爾而癸之謀似晏嬰陳無宇亦與聞焉不然何以癸伐慶而欒高陳鮑之徒皆助之乎

十有一月公如楚

莊爲宋之盟故朝楚　陳氏傅良曰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于楚始于此是故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霸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呂氏本中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此閏月之驗也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葢專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二十八春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策常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

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趙汸曰魯公屢以正月在晉而經不書者朝霸主而在中國猶云可也襄公正月在楚以中夏之君而朝夷狄昭公正月在乾侯以國君而見逐于强臣皆人道之變故特書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按傳楚止公送葬凡七月乃得歸穀梁所謂殆其往而喜其反也

庚午衛侯衎苦旦反卒

閽弒吳子餘祭側界反

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註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疏昭五年書盜殺蔡侯申閽是守門者

故不言盜以爲近刑人之戒　家氏鉉翁曰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遏卒于巢餘祭死于閽僚死于專諸春秋所以書戒禍生于所忽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公作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傳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註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　李氏廉曰僖公爲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乎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其于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高氏閌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也

吳子使札來聘

註吳子餘祭旣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國疏傳云通嗣君通餘祭嗣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訖乃有鞅聘杞盟若共在月中不應札聘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　季本曰來聘不稱公子

未爲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爾胡氏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則過矣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仲尼安得而預貶之哉　邵寶曰季子凡四讓始之辭父禮也叔齊之道也繼之辭兄義也子臧之道也終之不與爲篡法也叔肸之道也此三讓者得矣至于託使以亡是逃僚也公羊傳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逃焉逃僚何義哉苟欲潔身焉必以國老自處明嫡長之義使國有所歸而已無與焉可也今也不然君子之不滿于季子其不謂此也愚謂札惟讓國在先故終身安于爲臣前之使也受命于餘祭後之使也受命于王僚安得辭之且聘晉之時闔閭篡弑之謀尚未露也安得逆料之而不出哉謂之託使以逃恐非情實　王樵曰胡氏云大伯

時中季子過中今按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則太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札則當守節耳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舍子立弟約以次必及季子蓋聞其先太王太伯之事慕而欲效之者不知其時義之非宜徒啓後日之爭也獨不見宋宣公之事乎假令夷昧死季子不度而卽之吳國其靖乎彼僚與光何如人哉僚固不憚于弒光固不憚于弒徒以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二子故二子佯讓之以爲名而究不失其有國之實豈誠心死于先君之命而季子立則無辭者耶以後日之利害既如此以當日之事理言之則立長正也立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之不成父子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太王乎

立于正也傳弟非正也諸君之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爲過中而反

謂季子之不成兄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季歷乎穆公問于子

思曰文王舍嫡而立其次是何法也子思曰文王舍嫡立次權也

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知聖人不以權教則知春

秋不貶季札矣且春秋褒貶各當其事札之辭國在後而逆于來

聘貶之無此史法也以字爲美則祭仲非美以子爲賢則高子何

賢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傳齊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公孫蠆公孫竈放之而奔註止高

鼻之子北燕燕國薊縣　許氏翰曰據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

經書出奔君子以爲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

可以訓故以出奔書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音皮公作頗後同來聘

註郟敖卽位

夏四月蔡世子般音班弑其君固

傳蔡景公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弑景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傳待姆也　列女傳載伯姬事比三傳尤詳　胡氏瑗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　吳氏澄曰亦罪宋之子與臣使之遠乎火而死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傳景王初立儋括謀亂欲立佞夫佞夫不知而王殺之註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孫氏復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　吳氏澄曰據傳尹劉諸人殺之實王殺者罪王不能察也

王子瑕奔晉

註不言出奔周無外　吳氏澄曰瑕乃儋括之黨括事敗而佞夫

見殺瑕慍及禍奔晉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音恭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註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疏昭三年傳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陸氏淳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伯有耆酒弗戒及强子晳使楚子晳攻之伯有醉奔許聞國人盟已復還駟帶率國人伐之死于羊肆註耆酒荒淫書名罪之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胡傳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突討賊之

辭也　張氏洽曰叏霄之出公孫黑實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叏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所為乃喪身亡家之道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大亂其國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于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保身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者聖人徧刺天下之諸侯往會其葬也　按此經于賊未討不書葬之義難通康侯亦强為之說趙子常已辨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澶淵之會無歸于宋卿不書不信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貶向戌不書魯大夫諱之也諱叔孫豹　註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　劉氏絢曰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父不討宋災而謀之末矣　張氏洽曰自文元年楚以商臣弑君書猶夷狄之事也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爲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于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爲夷狄此比事屬辭

所以爲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以貶非爲宋財無歸明矣　李氏廉曰此條穀梁以爲善之謂人者衆辭旣失之矣春秋盟會之失信者多矣此何以貶其人且直書其事公羊以爲卿不得憂諸侯夫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于此獨貶乎左氏又止尤其不信春秋盟會之失而彼無貶平丘之盟直貶其人此更舉其事則非特說失信已也　金氏履祥曰城杞爲悼夫人也會澶淵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天下之大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卽楚久晉人以爲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若夫楚則圍爲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守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

之大義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斯之謂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註公薨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毀也註不書葬未成君　孫氏復曰子野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註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國人患犂比公莒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去疾奔齊出也故奔齊　趙氏匡曰據傳則展輿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爲以字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